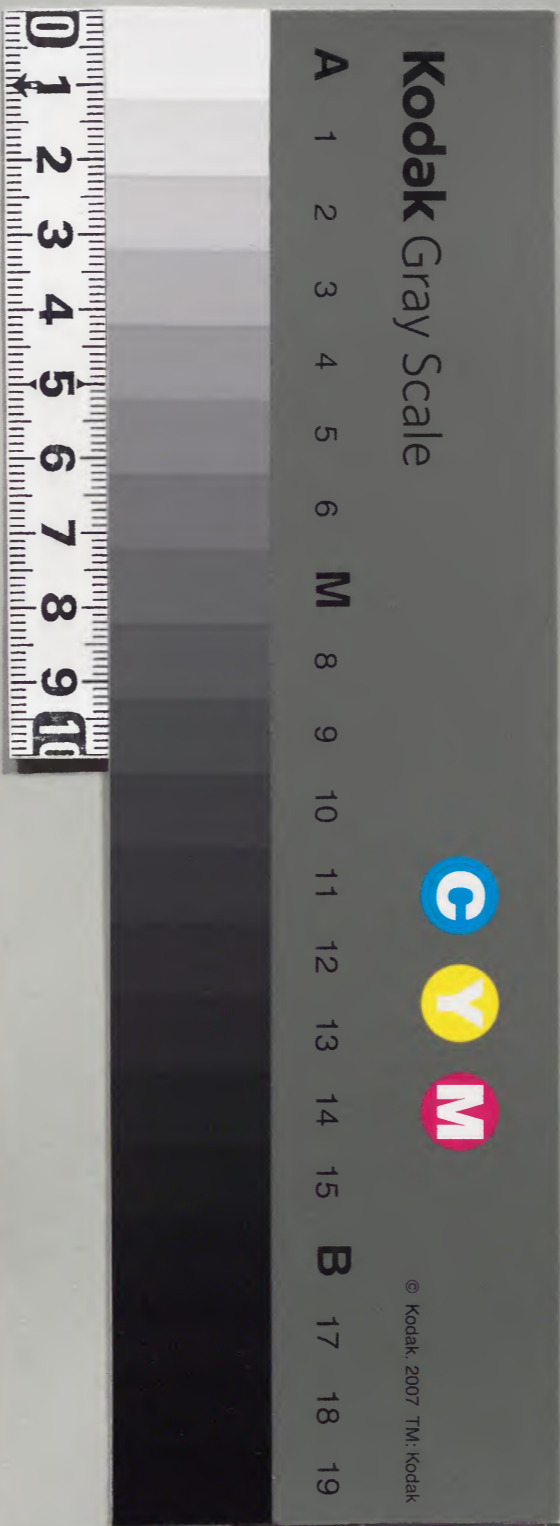


南史

卷三十五之三十八

| | | | |
|------|-----|-------|---|
| 内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 1836 | |
| 冊數 | 500 | (196) | |
| 函號 | 別 | 10 | 1 |



南史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華文庫

李延壽撰

劉湛

庾悅

族弟登之
仲文子弘遠

仲文

顧琛

顧覲之

孫憲之

仲文族孫仲審

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也祖耽父柳竝晉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湛出繼伯父淡襲封安衆縣五等男少有局力不尚浮華博涉經傳諳前代舊典弱年便有

宰物情常自比管葛不爲文章不喜談議除宋武帝太尉行參軍賞遇甚厚父柳亡於江州府州送故甚豐一無所受時論稱之服闋爲相國參軍謝朓王弘竝稱其器幹武帝又受晉命以第四子義康爲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留鎮壽陽以湛爲長史梁郡太守義康弱年未親政府州事悉委湛進號右將軍仍隨府轉義康以本號徙南豫州湛改領歷陽太守爲人剛嚴用法姦吏犯贓百錢以上皆殺之自下莫不震肅廬陵王義真出爲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湛又爲長史太守如故義真時居武帝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乃使左右人買魚肉

珍羞於齋內別立廚帳會湛入因命臠酒炙車螯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旦甚寒杯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至湛起曰旣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後爲廣州刺史嫡母憂去職服闋爲侍中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亦爲侍中文帝於合殿與四人宴飲甚悅華等出帝曰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唇恐後世難繼及撫軍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湛爲使持節南蠻校尉領撫軍長史行府事王弘輔政而王華王曇首任事居中湛自謂才能不後之不願外出是行也謂爲弘等所斥意甚不平常曰

二王若非代邸之舊無以至此可謂遭遇風雲湛負其
才氣常慕汲黯崔琰爲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第二
子曰琰字季珪母於江陵病卒湛求自送喪還都義恭
亦爲之陳請文帝答義恭曰吾亦得湛啓事爲之酸懷
乃不欲苟違所請但汝弱年新涉軍務八州殷曠專斷
事重疇諮委杖不可不得其人量算一二未獲便相順
許今答湛啓權停彼葬頃朝臣零落相係寄懷轉寡湛
寔國器吾乃欲引其令還直以西夏任重要且停此事
耳汝慶賞黜罰預得失者必宜悉相委寄義恭性甚狷
隘年又漸大欲專政事每爲湛所裁主佑之間嫌隙遂

構文帝聞之密遣詔讓義恭義恭陳湛無居下之禮又
自以年長未得行意雖奉詔旨每出怨言上友于素篤
欲加酬順乃詔之曰當今之才委受已爾宜盡相彌縫
取其可取棄其可棄先是王華旣亡曇首又卒領軍將
軍殷景仁以時賢零落白文帝徵湛八年召爲太子詹
事加給事中與景仁竝被任遇湛云今代宰相何難此
正可當我南陽郡漢代功曹耳明年景仁轉尚書僕射
領選護軍將軍湛代爲領軍十二年又領詹事湛與景
仁素款又以其建議徵之甚相感悅及俱被時遇猜隙
漸生以景仁專內任謂爲間已時彭城王義康專執朝

權而湛昔爲上佐遂以舊情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
回主心傾黜景仁獨當時務義康屢言之於文帝其事
不行義康僚屬及湛諸附隸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門
者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謝
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鐵干祿由敬文闇淺上負生成
合門慙懼無地自處敬文之燕諂如此義康擅權專朝
威傾內外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稍不能平湛
初入朝委任甚重善論政道并諳前代故事聽者忘疲
每入雲龍門御者便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
不出以此爲常及晚節驅煽義康陵轍朝廷上意雖內

離而接遇不改上謂所親曰劉斑初自西還吾與語常
看日早晚慮其當去比入亦看日早晚慮其不去湛小
字斑獸故云斑也遷丹陽尹詹事如故十七年所生母
亡上與義康形迹旣乖豐難將結湛亦知無復全地及
至丁艱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賴口舌爭之故得推
遷耳今旣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伏甲於室以
待上臨弔謀又泄竟弗之幸十日詔收付廷尉於獄伏
誅時年四十九黯等從誅第素黃門郎徙廣州湛初被
收歎曰便是亂邪又曰不言無戎應亂殺我日自是亂
法耳入獄見素曰乃復及汝邪相勸爲惡惡不可爲相

勸爲善正見今日如何湛生女輒殺之爲時流所怪
庾悅字仲豫潁川陽陵人也晉太尉亮之曾孫也祖義
吳國內史父淮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悅任晉爲司徒右
長史桓玄篡位爲中書侍郎宋武平建鄴累遷建威將
軍江州刺史加都督初劉毅家在京口酷貧嘗與鄉曲
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悅爲司徒右長史要府州僚佐
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悅相聞曰身竝貧躋營一遊甚
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爲適豈不能以此堂見讓悅素
豪徑前不答毅時衆人竝避唯毅留射如故悅廚饌甚
盛不以及毅毅旣不去悅甚不歡毅又相聞曰身今年

未得子鵝豈能以殘炙見惠悅人不答至是毅表解悅
都督將軍官以刺史移鎮豫章以親將趙恢領千兵守
尋陽建威府文武三千人悉入毅將府深相挫辱悅不
得志虛發背到豫章少日卒

登之字元龍汝南族弟也曾祖冰晉司空祖蘊廣州刺史
父廓東陽太守登之少以彊濟自立初爲宋武帝鎮軍
參軍預討桓玄功封曲江縣五等男累遷新安太守謝
晦爲荊州刺史請爲長史南郡太守仍爲衛軍長史登
之與晦俱曹氏壻名位本同一旦爲之佐意甚不愜到
廳牋唯言卽日恭到初無感謝之言每入覲見備持箱

曩几席之屬一物不具則不肯坐嘗於晦坐誦西征賦云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晦雖恨而常優容之晦拒王師欲登之留守登之不許晦敗登之以無任免官禁錮還家何承天戲之曰因禍爲福未必皆知登之曰我亦幾與三豎同戮承天爲晦作表云當浮舟東下戮此三豎故登之爲嘲後爲司徒長史南東海太守府公彭城王義康專覽政事不欲目下厝意而登之性剛每陳已志義康不悅出爲吳郡太守以贓貨免官後拜豫章太守徵爲中護軍未拜卒子仲遠初爲宋明帝府佐廢帝景和中明帝疑防賓客故人無到門者唯仲遠朝

謂不替明帝卽位謂曰卿所謂疾風知勁草自軍錄事參軍擢拜太子中庶子卒於豫章太守贈侍中登之弟

仲文

仲文位廣平太守兄登之爲謝晦長史仲文往省之時晦權重朝士竝加敬仲文獨與抗禮後爲彭城王義康驃騎主簿未就徙爲丹陽丞既未到府疑於府公禮敬下禮官博議中書侍郎裴松之議曰案春秋桓公八年祭公逆王后于紀公羊傳曰女在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推此而言則仲文爲吏之道定於受勅之日采名器既正則禮亦從之安可以未到廢其

節乎宜執吏禮從之後始興王濬當鎮湘州以仲文爲
司馬濬不之任仍除南梁太守司馬如故于時領軍劉
湛協附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而與僕射殷景仁隙凡朝
士遊殷氏者不得入劉氏之門獨仲文遊二人間密盡
忠於朝廷景仁稱疾不朝見者歷年文帝常令仲文銜
命去來湛不疑也義康出蕃湛伏誅以仲文爲尚書吏
部郎與右衛將軍沈演之俱參機密歷侍中吏部尚書
領義陽王師內外歸附勢傾朝野仲文爲人強急不耐
煩賓客訴非理者忿罵形於顏色素無術學不爲衆望
所推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不出戶輒令人拭席洗牀

時陳郡殷沖亦好淨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士
大夫小不整潔每容接之仲文好潔反是每以此見譏
領選既不緝衆論又頗通貨賄用少府卿劉道錫爲廣
州刺史道錫至鎮館白檀牽車常自乘焉或以白文帝
帝見問曰道錫餉卿小車裝飾甚麗有之乎仲文懼起
謝又仲文請急還家吏部令史錢泰主客令史周伯齊
出仲文宅諮事泰能彈琵琶伯齊善歌仲文因留停宿
尚書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外雖八座命亦不許爲有
司所奏上於仲文素厚將恕之召問尚書君僕射何尚之
具陳仲文得失奏言仲文事如丘山若縱而不糾復何

以爲政晉武不爲明主斷鬲令史遂能奮發華廙見待
不輕廢錮累年後起改作城門校尉耳若言仲文有誠
於國未知的是何事政當云與殷景仁不失其舊與劉
湛亦復不疎且景仁當時意事豈復可蔑縱有微誠復
何足掩其惡今賈充勲烈晉之重臣雖事業不稱不聞
有大罪諸臣進說便卽遠出陛下聖叡反更遲遲於此
仲文身上之豐旣自過於范畢所少賊一事耳伏願深
加三思試以諸聲傳普訪諸可顧問者羣下見陛下顧
遇旣重恐不敢苦侵傷顧問之日宜布嫌責之旨若不
如此亦當不辯有所得失時仲文自理不諳臺制令史

竝言停外非嫌帝以小事不足傷大臣尚之又陳令史
具向仲文說不得停之意仲文了不聽納非爲不解直
是苟相留耳雖是令史出乃遠虧朝典又不得謂之小
事謝晦望實非今者之疇一事錯誤免侍中官王珣時
賢少失桓胤春蒐之謬皆白衣領職况公犯憲制邪孔
萬祀居左局言仲文貴要異他尚書令又云不癡不聾
不成姑公敢作此言亦爲異也文帝猶優遊使尚之更
陳其意尚之備言仲文愆曰臣思張遼之言關羽雖兇
弟曹公父子豈得不言觀今人臣憂國甚寡臣復結舌
日月之明或有所蔽然不知臣者豈不謂臣有爭競之

心亦追以悵悵臣與仲文周旋俱被恩接不宜復生厚
薄太尉昨與臣言說仲文有諸不可非惟一條遠近相
崇畏震動四海仲文先與劉德願殊惡德願自持琵琶
甚精麗遺之便復款然市令盛馥進數百口材助營宅
恐人知作虛買券劉道錫驟有所輸傾南俸之半劉雍
自謂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其蔗若新發於州國
吏運載樵蘇無輟於道諸見人有物鮮或不求聞劉遵
考有材便乞材見好燭槃便復乞之選用不平不可一
二太尉又言仲文都無共事之體凡所選舉悉是其意
政令太尉知耳論虞秀之作黃門太尉不正答和故得

停太尉近與仲文疏欲用德願兒作州西曹仲文乃啓
用爲主簿卽語德願以謝太尉前後漏泄賣恩亦復何
極縱不罪故宜出之自從裴劉刑罰已來諸將陳力百
倍今日事實好惡可問若赫然發憤顯明法憲陛下便
可閑臥紫闥無復一事也帝欲出仲文爲丹陽又以問
尚之答言仲文蹈罪負恩陛下遲遲舊恩未忍窮法方
復有尹京赫赫之援恐悉心奉國之人於此而息貪狼
恣意歲月滋甚如臣所聞天下議論仲文恒塵累日月
未見一毫增輝乃更成形勢是老王稚也古人言無賞
罰雖堯舜不能爲政陛下豈可坐損皇家之靈迷一凡

人令賈誼劉向重生豈不慷慨流涕於聖世邪臣昔啓
范畢當時亦懼犯觸之尤苟是愚懷所挹政自不能不
舒達所謂雖九死而不悔也臣謂仲文且外出若能修
改在職著稱還亦不難而得少明國典粗酬四海之誦
令愆豐如山榮任不損仲文若復有彰大之罪誰敢以
聞亦知陛下不能採臣之言故是臣不能以已之意耳
又曰臣見劉伯龍大慷慨仲文所行言有人送張幼緒
語人吾雖得一縣負錢三十萬庾仲遠仍當送至新林
見縛束猶未得解手荀勗尚秋嘗詣仲文逢一客姓夏侯
主人問有好牛不言無問有好馬不又言無政有佳驢

耳仲文便答甚是所欲客出門遂相聞索之劉道錫言
仲文所舉就道錫索嫁女具及祠器乃當百萬數猶謂
不然選令史章龍向臣說亦歎其受納之過言實得嫁
女銅鑪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稱數在尚書
中令奴酤酈酒利其百十亦是立臺閣所無不審少簡
聖聽不帝乃可有司之奏免仲文官卒于家帝錄其宿
誠追贈本官子弘遠

弘遠字士操清實有士譽仕齊爲江州長史刺史陳顯
達舉兵敗斬於朱雀航將洲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
不可以不冠而死請看者曰吾非賊乃是義兵爲諸君

請命耳陳公太輕事若用吾言天下將免塗炭弘遠子
子曜年十四抱持父乞代命遂併殺之仲文從弟徽之
位御史中丞徽之子漪齊邵陵王記室漪子仲容

仲容字子仲幼孤爲叔父沫所養及長杜絕人事專精
篤學晝夜手不輟卷初爲安西法曹行參軍沫時貴顯
吏部尚書徐勉擬沫子晏嬰爲宮僚沫泣曰兄子幼孤
人才粗可願以晏嬰所忝回用之勉許焉轉仲容爲太
子舍人遷安成王主簿時平原劉峻亦爲府佐竝以強
學爲王所禮接後爲永康錢唐武康令竝無績多被推劾
久之除安成王中記室嘗出隨府皇太子以舊恩降餞

賜詩曰孫生陟陽道吳子朝歌縣未若樊林舉置酒臨
華殿時輦榮之後爲尚書左丞坐推糺不直免官仲容
博學少有盛名頗任氣使酒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
之唯與王籍謝幾卿情好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追
隨誕縱酣飲不持檢操遇太清亂遊會稽卒仲容抄子
書三十卷諸集三十卷衆家地理書二十卷列女傳三
卷文集二十卷竝行於代

顧瑛字弘瑋吳郡吳人晉司空和之曾孫也祖履之父
愔竝爲司徒左西曹掾瑛謹確不尚浮華起家州從事
駙馬都尉累遷尚書庫部郎元嘉七年文帝遣到彥之

南史卷三十五 魏 十一
經略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爲之空虛文帝宴會
有歸化人在座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辭答有
十萬人仗舊庫仗祕不言多少上旣發問追悔失言及
琛詭對上甚善之尚書等門有制八坐以下門生隨入
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琛以宗人顧頌寄尚書張茂
度門名而與顧頌同席坐明年坐譴出免中正允尚書
官大罪則免小罪譴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
琛仍爲彭城王義康所請再補司徒錄事參軍十五年
出爲義興太守初義康請琛入府欲委以腹心琛不能
承事劉湛故尋見斥外卅九年徙東陽太守欲使琛防

守彭城王義康固辭忤旨廢黜還家積年及元凶弒立
分會稽五郡置州以隨王誕爲刺史卽以琛爲會稽太
守誕起義加冠軍將軍事平遷吳興太守孝建元年爲
吳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縣五等侯大明元年吳縣
令張闔坐居母喪無禮下廷尉錢唐今沈文秀判劾違
謬應坐被彈琛宣言於衆闔被劾之始屢相申明又云
當啓文秀留縣孝武聞之大怒謂琛賣惡歸上免官琛
母老仍停家琛及前西陽太守張牧並事司空竟陵王
誕誕反遣客陸延稔齎書板琛及子弟官時孝武以琛
素結事誕或有異志遣信就吳郡太守王曇生誅琛父

予會延稔先至琛等卽執斬之遣二子送延稔首啓聞
孝武所遣誅琛使其日亦至而獲免琛母孔氏時年百
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廞於吳中作亂以爲貞烈
將軍悉以女人爲官屬以孔氏爲司馬及孫恩亂後東
土饑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得活者甚衆生
子皆以孔爲名焉琛仍爲吳興太守明年坐郡人多翦
錢及盜鑄免官歷位都官尚書廢帝卽位爲吳郡太守
初琛景平中爲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于時商旅數
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玄衣介幘執鞭屏諸船云顧吳
郡部伍尋至應泊此岸於是諸船各東西俄有一假裝

至事力甚寡仍泊向處人問顧吳郡早晚至船人答無
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爲
善徵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爲吳郡乃
立廟方山號曰馬廟云明帝泰始初與四方同反兵敗
奉母奔會稽臺軍旣至歸降後爲員外常侍中散大夫
卒次子寶先大明中爲尚書水部郎先是琛爲左丞荀
萬秋所劾及寶先爲郎萬秋猶在職自陳不拜孝武詔
曰勅違糾慢憲司之職若有不公自當更有釐改而自
頃劾無輕重輒致私絕此風難長主者嚴爲其科先是
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深之及

深吳音不變深之字思玄吳興烏程人位侍中都官尚書卒於太常

顧覲之字偉仁吳郡吳人也高祖謙字公讓晉平原內史陸機姊夫祖崇大司農父黃老司徒左西曹掾覲之爲謝晦衛軍參軍晦愛其雅素深相知待歷位尚書都官郎殷劉隙著覲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乃辭腳疾免歸每夜常於床上行脚家人竊異之而莫曉其意及義康徙廢朝廷多受禍覲之竟免後爲山陰令山陰劇邑三萬戶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覲之御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爲山陰務簡

而事理莫能尚也後爲尚書吏部郎嘗於文帝坐論東人物言及顧榮袁淑謂覲之曰卿南人怯懦豈辦作賊覲之正色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淑有愧色孝建中爲湘州刺史以政績稱大明元年徵守度支尚書轉吏部尚書時沛郡相縣唐賜往比村彭家飲酒還因得病吐蠱二十餘物賜妻張從賜臨終言死後親剗腹五藏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剗剖賜子嗣又不禁止論妻傷夫五歲刑子不孝母子棄市並非科例三公郎劉勰議賜妻痛往遵言兒識謝及理考事原心非在忍害謂宜哀矜覲之議以妻子而行忍酷不宜曲通小情謂副爲

南史卷三十五
列傳
不孝張同不道詔如覲之議後爲吳郡太守幸臣戴法
興權傾人主而覲之未嘗低意左光祿大夫蔡興宗與
覲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覲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
吾不爲三公耳後卒於湘州刺史謚曰簡子覲之家門
雍穆爲州郡所重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責覲
之禁不能止及後爲吳郡誘出文券一大厨悉令焚之
宣語遠近皆不須還綽懊歎彌日覲之常執命有定分
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信天任運而聞者不達妄
意徼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作定
命論愿字子恭父深之散騎侍郎愿好學有才辭卒於

太子舍人覲之孫憲之

憲之字士思性尤清直宋元徽中爲建康令時有盜牛
者與本主爭牛各稱已物二家辭證等前後令莫能決
憲之至覆其狀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徑還本宅盜者
始伏其罪時人號曰神明至於權要請托長吏貪殘據
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強力爲政甚得人和故都
下飲酒者醇旨輒號爲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仕齊爲
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
裹以葦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
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紀綱營護之又

土俗山人有病輒云先亾爲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爲除崇憲之曉諭爲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初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後爲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寵於齊武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橫憲之至郡卽日除之文度後還葬郡縣爭赴弔憲之不與相聞文度甚銜之亦卒不能傷也時西陵戍主杜元懿以吳興歲儉會稽年登商旅往來倍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求加至一倍計年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爲官領攝一年格外長四百

許萬武帝以示會稽使陳得失憲之議曰尋始立牛埭非苟通儗以納稅也當以風濤迅險人力不捷濟急以利物耳旣公私是樂故輸直無怨京師航渡卽其例也而後之監領各務已功或禁遏別道人生理外凡如此類不經埭煩牛者上詳被報蒙停格外十條從來喧訴始得暫弭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饑去乏從豐良由饑棘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振廩蠲調而元懿幸災權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比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屬非唯新加無羸竝皆舊格有關愚恐元懿今啓亦當不殊若事不副言

懼貽譴詰便百方侵苦爲公賈怨其所欲舉腹心亦當
獸而冠耳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言盜公爲
損蓋微歛民所害乃大也然掌斯任者應簡廉平則無害
於人愚又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人也竊見頃之
言便宜者非能於人力之外用天分地者也率皆即日
不宜於人方來未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
等誠宜深察山陰一縣課戶二萬其人貲不滿三千者
殆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餘一凡有貲者多是士
人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戶役人三五屬官竝惟正百
端輸調又則常然皆衆局檢校首尾尋續橫相質累者
亦復不少一人被攝十人相追一緒裁萌千孽互起蠶
事弛而農業廢賤取庸而貴舉責應公瞻私日不暇給
欲無爲非其可得乎死且不憚矧伊刑罰身且不愛何
況妻子是以前檢未窮後巧復滋網罟徒峻猶不能悛
竊尋人之多僞寔由宋季軍旅繁興役賦殷重不堪勤
劇奇巧所優積習生常遂迷忘反四海之大庶黎之衆
心用參差難卒澄一化宜以漸不可疾責誠存不擾藏
疾納滄務詳寬簡則稍自歸淳又被簡符前後累千符
旨旣嚴不敢闕信縣簡送郡郡簡呈使殊形詭狀千變
萬源聞者忽不經懷見殊刑者實足傷駭兼親屬里伍

流離道路時轉窮涸事方未已其士人婦女彌難厝衷
不簡則疑其有巧欲簡復未知所安愚謂此條宜委縣
保舉其綱領略其毛目乃當有漏不出貯中庶嬰疾沉
痼者重荷生造之恩也又永興諸暨離唐寓寇擾公私
殊燼彌復特甚儻逢水旱實不易思俗諺云會稽打鼓
送恤吳興步擔今史會稽舊稱沃壤今猶若此吳興本
是瘠土事在可知因循餘弊誠宜改張武帝竝從之由
是深以方直見知遷南中郎巴陵王長史南兗南豫二
州事典籤諮事未嘗接以顏色動遵法制時司徒竟陵
王於宣城臨成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禁人

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甚一切直王曰非君無以聞此德
音卽命罷屯禁遷給事黃門兼尚書吏部郎中宋時其
祖覲之嘗爲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植
耳至是憲之果爲此職永明中爲豫章內史在任清簡
務存寬惠有貞婦萬晞者少孀居無子事舅姑尤孝父
母欲奪而嫁之誓死不許憲之賜以束帛表其節義梁
武帝平建鄴爲揚州牧徵憲之爲別駕從事史比至而
已受禪憲之風疾漸篤因求還吳就加太中大夫憲之
雖累經宰郡資無儋石及歸環堵不免饑寒天監八年
卒於家臨終爲制勅其子曰夫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

南史卷三十五
列傳
既不知所從死亦安識所往延陵云精氣上歸于天骨
肉下歸於地魂氣則無所不之良有以也雖復茫昧難
徵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馳隙吾今預爲終制瞑目
之後念竝遵行勿違吾志也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
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
允理愜情衣周於身示不違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臭入
棺之物一無所須載以輜車覆以麤布爲使人勿惡也
漢明帝天子之尊猶祭以杆水脯糗范史雲烈士之高
亦奠以寒水乾飯況吾卑庸之人其可不節哀也喪易
寧感自是親親之情禮奢寧儉差可得出吾意不須常

施靈筵可止設香燈使致哀者有憑耳朔望祥忌可權
安小牀暨施几席唯下素饌勿用牲牢蒸嘗之祠貴賤
罔替備物難辦多致疎怠祠先自有舊典不可有闕自
吾已下止用蔬食時果勿同於上世示令子孫四時不
忘其親耳孔子云雖菜羹瓜祭必齊如者本貴誠敬豈
求備物哉所著詩賦銘讚并衡陽郡記數十篇
論曰古人云利令智昏甚矣利害之相傾也劉湛識用
才能寔包經國之略豈知移弟爲臣則君臣之道變用
兄成主則兄弟之義殊而執數懷姦苟相宗悅與夫推
長戟而犯順何以異哉昔華元敗則以羊羹而取禍觀

夫庾悅亦鵝炙以速尤乾饑以愆斯相類矣登之因禍而福倚伏無常仲文賄而為災乃徇財之過也顧琛吳郡徵兆於初筮覲之清白之迹見於暮年憲之莅政所在稱美時移三代一德無虧求之古人未為易遇觀其遺命可謂有始有卒者矣

南史卷三十五 終

南史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

李延壽 撰

羊欣

羊玄保

子成 兄子希

沈演之

子勃 演之從子憲

兄孫顛 憲孫凌

江夷

子湛

曾孫敷

玄孫倩

弟 子智深

諱

五世孫紇

江乘之

子謐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也曾祖忱晉徐州刺史祖權黃門郎父不疑桂陽太守欣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笑

康熙十五年

南史卷三十六

列傳

善容止泛覽經籍尤長隸書父不疑爲烏程令欣棄耆
二時王獻之爲吳興太守甚知愛之欣嘗夏月著新絹
裙晝寢獻之入縣見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
彌善起家輔國參軍府解還家隆安中朝廷漸亂欣優
遊私門不復進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書扇常不奉
命元顯怒乃以爲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
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嘗詣領軍謝混混拂
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
望蔡見羊欣遂改席易衣欣由此益知名桓玄輔政以
欣爲平西主簿參豫機要欣欲自疎時漏密事玄覺其

此意愈更重之以爲楚臺殿中郎謂曰尚書政事之本
殿中禮樂所出卿昔處股肱方此爲輕欣就職少日稱
病自免屏居里巷十餘年義熙中弟徽被知於武帝帝
謂諮議參軍鄭鮮之曰羊徽一時美器世論猶在兄後
卽板欣補右軍劉蕃司馬後爲新安太守在郡四年簡
惠著稱除臨川王義慶輔國長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
議參軍並不就文帝重以爲新安太守在郡十三年樂
其山水嘗謂子弟曰人生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及是
便懷止足轉義興太守非其好也頃之稱病篤免歸除
中散大夫素好黃老常手自書章有病不服藥飲符水

而已兼善醫術撰藥方數十卷欣以不堪拜伏辭不朝
覲自非尋省近親不妄行詣行必由城外未嘗入六門
武帝文帝竝恨不識之元嘉十九年卒弟徽字敬猷時
譽多欣位河東太守卒

羊玄保太山南城人也祖措晉尚書都官郎父綬中書
侍郎玄保初爲宋武帝鎮軍參軍少帝景平中累遷司
徒右長史府公王弘甚知重之謂左長史庾登之吏部
尚書王淮之曰卿二賢明美則詣會悟多通然弘懿之
望故當共推羊也頃之人爲黃門侍郎善弈碁品第三
文帝亦好弈與賭郡玄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先是劉

式之爲宣城立吏人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
作部能禽者賞位二階玄保以爲非宜陳之曰臣伏尋
亡叛之由皆出於窮逼今立殊制於事爲苦又尋此制
施一邦而已若其是邪則應與天下爲一若其非邪亦
不宜獨行一郡由此制停歷丹陽尹會稽太守太常吳
郡太守文帝以玄保廉素寡欲故頻授名郡爲政雖無
殊績而去後常必見思不營財利產業儉薄文帝嘗曰
人仕宦非唯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
憶羊玄保元凶弒立以爲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及孝
武入伐朝士多南奔劭集羣僚橫刀怒曰卿等便可去

矣衆竝懼莫敢言玄保容色不異徐曰臣其以死奉朝
劭爲解孝武卽位爲金紫光祿大夫以謹敬見知大明
五年加散騎常侍特進玄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時
珍新未得祠薦者口不妄嘗卒諡曰定子子戎少有才
氣而輕薄少行檢語好爲雙聲江夏王義恭嘗設齋使
戎布林須臾王出以牀狹乃自開牀戎曰官家恨狹更
廣八分王笑曰卿豈唯善雙聲乃辯士也文帝好與玄
保棊嘗中使至玄保曰今日上何召我邪戎曰金溝清
泚銅池搖颺旣佳光景當得劇棊玄保嘗嫌其輕脫云
此兒必亡我家位通直郎坐與王僧達謗時政賜死死

後孝武帝引見玄保玄保謝曰臣無日磻之明以此上
負上美其言戎二弟文帝竝賜名曰咸曰粲謂玄保曰
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玄保旣善棊而何尚之
亦雅好其事吳郡褚胤年七歲便入高品及長冠絕當
時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胤應從誅何尚之固請曰胤
弈棊之妙超古冠今魏犢犯今以材獲免父戮子宥其
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
玄保兄子希字泰聞少有才氣爲尚書左丞時揚州刺
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
而不奉燠山封水保爲家利自頃以來頽弛日甚富强

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
斯寔害人之深弊爲政所宜去絕損益舊條更申恒制
有司檢壬辰詔書占山護宅強盜律論贓一丈以上皆
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旣難遵理與時弛而
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
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恒煥爨養種
竹木雜果爲林芴及陂湖江海魚梁鱸鯿場恒加功脩
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項第三第四
品二項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項第七第八品一項五
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項皆依定格條上貲簿若先已

古山不得更占先占闕少依限占定若非前條舊業一
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竝計贓依常盜律論停
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時益州刺史劉瑀先爲右
衛將軍與府司馬何季穆共事不平季穆爲尚書令建
平王宏所親待屢毀瑀於宏會瑀出爲益州奪土人妻
爲妾宏使希舉察之瑀坐免官瑀恨希切齒有門生謝
元伯往來希間瑀密令訪訊被免之由希曰此奏非我
意瑀卽日到宏門奉牋陳謝云聞之羊希希坐漏泄免
官泰始三年爲寧朔將軍廣州刺史四年希以沛郡劉
思道行晉康太守領軍伐俚思道違節失利希遣收之

思道不受命率所領襲州希踰城走思道獲而殺之希
子崇字伯遠尚書主客郎丁母憂哀毀過禮及聞廣州
亂卽日便徒跣出新亭不能步涉頓伏江渚門義以小
船致之父葬畢乃不勝哀而卒

沈演之字臺真吳興武康人也高祖充晉車騎將軍吳
國內史曾祖勁冠軍陳祐長史成金墉爲燕將慕容恪
所陷不屈見殺贈東陽太守祖赤黥廷尉卿父叔任少
有幹質朱齡石伐蜀爲齡石建威府司馬平蜀之功亞
於元帥以功封寧新縣男後拜益州刺史卒演之年十
一尚書僕射劉柳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爲令器沈氏家

世爲將而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百遍以義理業尚知
名襲父別爵吉陽縣五等侯舉秀才爲嘉興令有能名
元嘉中累遷尚書吏部郎先是劉湛劉斌等結黨欲誹
廢尚書僕射殷景仁演之雅杖正義與景仁素善盡心
朝廷文帝甚嘉之及彭城王義康出蕃誅劉湛等以演
之爲右衛將軍景仁尋卒乃以後軍長史范暉爲左衛
將軍與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密尋加侍中文帝謂之
曰侍中領齋望實優顯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上欲
伐林邑朝臣多不同唯廣州刺史陸徽與演之贊成上
意及林邑平賜羣臣黃金生口銅器等物演之所得偏

多上謂曰廟堂之謀卿參其力平此遠夷未足多建茅
土廓清舊鄴鳴鸞東岱不憂山河之不開也二十一年
詔以演之爲中領軍太子詹事范曄懷逆謀演之覺其
有異言之文帝尋伏誅歷位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
率素有心氣寢病歷年上使臥疾理事性好舉才申濟
屈滯而謙約自持上賜女伎不受暴卒文帝痛惜贈金
紫光祿大夫諡曰貞子睦位黃門侍郎與弟西陽王文
學勃忿聞坐徙始興郡勃輕薄好利位太子右衛率加
給事中坐贓賄徙梁州後遷給事中阮佃夫王道隆等位
節從左長史爲後廢帝所誅演之兄子坦之仕齊位都

官郎坦之子顓

顓字處默幼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爲入讀
書不爲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
從叔勃貴顯每還吳興賓客填咽顓不至其門勃就之
顓送迎不越閭勃歎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顓內行
甚修事母兄孝友兄昂一名顓亦退素以家貧仕爲始
安令兄弟不能分離相隨之任齊末明年中徵拜著作
郎太子舍人通直郎並不赴文惠太子嘗擬古詩云磊
磊落落玉山崩顓聞之曰此讖言也旣而太子薨至秋
武帝崩鬱林海陵相次黜辱顓素不事家產及昂卒逢

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其梁肉者閉門不受唯採蓴苕根供食以樵採自資怡怡然恒不改其樂梁天監四年大舉北侵南陽樂藏爲武康令以顛從役到建鄴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與吳興太守柳惲責之不能甄善別賢惲大慙卽表停之卒家所著文章數十篇憲字彥章演之從祖弟子也祖說道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父璞之北中郎行參軍憲少有幹局爲駕部郎宋明帝與憲棊謂曰卿廣州刺史材也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彥回歎美以爲方圓可施少府管掌煩冗材幹者並更其職憲以吏能累遷少府卿武陵王暉爲會稽以憲爲左軍司馬齊高帝以山陰戶衆欲分爲兩縣武帝啓曰縣豈不可御但用不得入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珪請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後爲晉安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西陽王子明代爲南兗州憲仍留爲冠軍長史太守如故永明八年子明典籤劉道濟贓私百萬爲有司所奏賜死憲坐不糾免官後除散騎常侍未拜卒當時稱爲良吏憲同郡丘仲起先是爲晉平郡清廉自立褚彥回歎曰目見可欲心能不亂此楊公所以遺子孫也仲起字子震位至廷尉卒憲孫浚字叔源少涉學有才幹仕梁歷山陰吳建康三

縣竝有能名太清二年累遷御史中丞時臺城爲侯景所圍外援並至景表請和求解圍還江北詔許之遣右衛將軍柳津對景盟歎景知城內疾疫稍無守備因緩去期城內知其背盟復舉烽鼓譟後數日景復進表請和簡文使浚往景所景曰卽日向熱非復行時政欲立效求停君可見爲申聞浚曰大將軍此意意在得城下風所聞久已乏食城內雖困尚有兵糧朝廷恐和好乖貳已密勅外軍若臺城傾覆勿以二宮爲念當以死雪耻若不能決戰當深壁自守大將軍十萬之衆將欲何資景橫刀於膝瞋目叱之浚乃正色責景曰河南王人臣而舉兵向闕今朝廷已赦王罪結盟口血未乾而復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使也奉命而行何用見脅徑去不顧景歎曰是真司直也然密銜之又勸非此立義後得殺之

江夷字茂遠濟陽考城人也祖晉護軍將軍父歆驃騎諮議參軍夷少自藻厲爲後進之美宋武帝拔爲鎮軍行參軍豫討桓玄功封南郡州陵縣五等侯累遷大司馬武帝命大司馬府琅邪國事一以委焉武帝受命歷位吏部尚書吳郡太守營陽王於吳縣見害夷臨哭盡禮以兄疾去官後爲右僕射夷美風儀善舉止歷任以

和簡著稱出爲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未之職卒遺令
薄斂蔬糗務存儉約子湛

湛字微深居喪以孝聞愛文義善彈棊鼓琴兼明算術
爲彭城王義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司空檀道濟爲
子求娶湛妹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義
康之盛人競求自昵唯湛自疎固求外出乃以爲武陵
內史隨王誕爲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以湛爲長史南
東海太守委以政事元嘉二十五年徵爲侍中任以機
密遷左衛將軍時改選學職以太尉江夏王義恭領國
子祭酒湛領博士轉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餉饋

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遇澣衣稱疾
經日衣成然後起牛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在
選職頗有刻覈之譏而公平無私不受請謁論者以此
稱焉初上大舉北侵舉朝謂爲不可唯湛贊成之及魏
太武至瓜步以湛兼領軍軍事處分一以委焉魏遣使
求昏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竝謂宜許湛謂許之無
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
坐散俱出劭使班劍及左右推排之殆於傾倒劭後宴
集未嘗命湛上乃爲邵長子偉之娉湛第三女欲以和
之上將廢劭使湛具詔草劭之入殺湛直上省聞叫乃

匿傍小屋劬遣求之舍吏給云不在此兵卽殺舍吏乃
得見湛湛據窓受害意色不撓五子恁恕慙恁法壽皆
見殺初湛家數見怪異未敗少日所眠牀忽有數斗血
孝武卽位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簡
公恁位著作佐郎恁子敷

敷字叔文母宋文帝女淮陽長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
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爲名器少有美譽尚孝武女
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爲丹陽丞時袁粲爲尹見敷歎
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敷與宴賞留連日夜遷中書郎
敷庶祖母王氏老疾敷視膳嘗藥七十餘日不解衣及

累居內官每以侍養陳請朝廷優其朝直初湛娶褚秀
之女大義不終褚彥回爲衛軍重敷爲人先通意引爲
長史隨府轉司空長史領臨淮太守轉齊高帝太尉從
事中郎齊臺建爲吏部郎高帝卽位敷以祖母又疾啓
求自解初宋明帝勅敷出繼其叔恁爲從祖淳後於是
僕射王儉啓禮無後小宗之文近代緣情皆由父祖之
命未有旣孤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
天屬江忠簡胤嗣所寄唯敷一人傍無葦屬敷宜還本
若不欲江恁絕後可以敷小兒繼恁爲孫尚書參議謂
問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顛無子立孫隆禮之始荀琦又

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敷還本家詔使自量立後者出
爲豫章內史還除太子中庶子未拜門客通贓利武帝
遣使檢覆敷藏此客而躬自引咎上甚有怪色王儉從
容啓上曰江敷若能臨郡此便是具美耳上意乃釋永
明中爲竟陵王司馬敷好文辭圍碁第五品爲朝貴中
最遷侍中歷五兵尚書東陽吳二郡太守復爲侍中轉
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啓武帝曰江敷今重登禮
閣兼掌六軍慈渥所覃寔有優忝但語其事任殆同閑
董夫旨旣欲升其名位愚謂以待中領驍騎望實清顯
有殊納言上曰敷常啓吾爲其鼻中惡今旣以何胤王

竺還門下故有此回換耳先是中書舍人紀僧真幸於
武帝稍歷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
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爲兒昏得荀昭光女卽時無
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敷謝瀟我不
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敷登榻坐定敷便命
左右曰移吾牀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
收非天子所命時人重敷風格不爲權倖降意隆昌元
年爲侍中領國子祭酒鬱林廢朝臣皆被召入宮敷至
雲龍門方知廢立託散動醉吐車中而去明帝卽位改
領祕書監又改領晉安王師卒遺令不受賻贈詔賻錢

三萬布百疋子禧啓遵教命不受詔嘉美之從其所請
贈散騎常侍太常卿諡曰敬子子禧

禧字彥標幼聰警讀書過口便誦選爲國子生舉高第

起家祕書郎累遷廬陵王主簿居父憂以孝聞廬于墓

側明帝起兵遣寧朔將軍劉諶之爲郡禧拒之及遷郡

平禧坐禁錮俄被原歷太尉臨川王長史尚書吏部郎

領右軍方雅有風格僕射徐勉權重唯禧及王規與抗

禮不爲之屈勉因禧門客翟景爲子繇求昏於禧女不

答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出此與勉忤勉又爲子求禧

弟葺及王泰女二人並拒之葺爲東都郎坐杖曹中於

免官泰以疾假出宅乃遷散騎常侍皆勉意也初天監

六年詔以侍中常侍並侍帷幄分門下二局入集書其

官品視侍中而非華胄所悅故勉斥泰爲之禧尋遷司

徒左長史初王泰出閣武帝謂勉云江禧資歷應居選

部勉曰禧有眼患又不悉人物乃止遷光祿大夫卒諡

肅禧好學尤悉朝儀故事撰江左遺典三十卷未就卒

文集十五卷禧弟曇字彥德少學涉有器度位侍中太

子禧事承聖初卒曇弟祿

祿字彥遐幼篤學有文章工書善琴形貌短小神明俊

發位太子洗馬相東王錄事參軍以氣陵府王王深憾

馬廬陵威王績代爲荊州留爲驃騎諮議參軍獻書告
別王答書乃致恨祿先爲武寧郡頗有資產積錢於壁
壁爲之倒迨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鍾
東應者也湘東王恨之旣深以其名祿改字曰榮財以
志其忿後爲唐侯相卒撰列仙傳十卷行於世及非繫
鼻木人賦敗船詠竝以自喻子徽亦有文采而清狂不
慧常以父爲戲禱子絰

絰字含絜幼有孝性年十三父禱患眼絰侍疾將晷月
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
之莫能解者絰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
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度彼岸禱乃因智
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勅答云純
臣孝子徃徃感應晉時顏含遂見冥中送藥又近見智
者以卿第二息夢云飲慧眼水慧眼則五眼之一號可
以慧眼爲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冽異於恒泉依
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
感南康王爲徐州召爲迎主簿絰性沈靜好莊老玄言
尤善佛義不樂進仕及父卒絰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絕
聲月餘乃卒子揔

揔字揔持七歲而孤依于外氏幼聰敏有至性元纂吳

平侯蕭勳名重當世特所鍾愛謂曰爾神采英拔後之
知名當出吾右及長篤學有文辭仕梁爲尚書殿中郎
武帝撰正言始畢製述懷詩勳預同此作帝覽勳詩深
見嗟賞轉侍郎尚書僕射范陽張纘度支尚書琅邪王
筠都官尚書南陽劉之遴竝高才碩學勳時年少有名
纘等雅相推重爲忘年友會之遴嘗酬勳詩深相欽挹
累遷太子中舍人侯景寇建鄴詔以勳權兼太常卿守
小廟臺城陷避難會稽郡憩於龍華寺乃製脩心賦勳
第九舅蕭勃先據廣州又自會稽往依焉及元帝平侯
景徵爲始興內史會魏剋江陵不行自此流寓嶺南積

歲陳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累遷左戶尚書轉太
子詹事勳性寬和溫裕尤工五言七言溺於浮靡及爲
宮端與太子爲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爲女太子亟微
行遊恣家宣帝怒免之後又歷侍中左戶尚書後主卽
位歷吏部尚書僕射尚書令加扶旣當權任宰不持政
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多爲豔詩好事者相傳諷翫
于今不絕唯與陳暄孔範王瑳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
客由是國政日頽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輒以罪斥之君
臣昏亂以至於滅禎明三年陳亡入隋拜上開府開皇
十四年卒於江都年七十六其爲自序云太建之時權

移羣小諂嫉作威屢被推黜奈何命也識者譏其言跡
之乖有文集三十卷長子溢頗有文辭性傲誕驕物雖
近屬故友不免詆欺歷中書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入
隋爲秦王文學卒

江智深夷之弟子也父僧安宋太子中庶子夷有盛名
夷子湛又有清譽父子並貴達智深父少無名問湛禮
敬甚簡智深常以爲恨自非節歲不入湛門及爲隨王
誕後軍參軍在襄陽誕待之甚厚時諮議參軍謝莊主
簿沈懷文與智深友善懷文每稱曰人所應有盡有所
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深乎元嘉末除尚書庫部郎時高

沈官序不爲臺郎智深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
固辭不拜後爲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記室參軍領南濮
陽太守遷從事中郎誕將爲逆智深悟其機請假先反
誕事發卽除中書侍郎智深愛好文雅辭采清贍孝武
深相知待恩禮冠朝上宴私甚數多命羣臣五三人遊
集智深常爲其首同侶未及前輒獨蒙引進每以越衆
爲慙未嘗有喜色每從遊幸與羣僚相隨見傳詔馳來
知常乎已聳動愧慙形於容貌論者以此多之遷驍騎
將軍尚書吏部郎上每酣宴輒詆羣臣并使自相嘲訐
以爲歡笑智深素方退漸不會旨上嘗使王僧朗戲其

子景文智深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殿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智深伏席流涕由此恩寵大衰出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初上寵姬宣貴妃殷氏卒使羣臣議諡智深上議曰懷上以不盡嘉號甚銜之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羣臣皆騎從上以馬鞭指墓石柱謂智深曰此柱上不容有懷字智深益惶懼以憂卒子筠太子洗馬早卒後廢帝皇后筠之女也廢帝卽位以后父追贈金紫光祿大夫筠妻王平望鄉君智深九子槩早孤智深養之如子槩歷黃門吏部郎侍中武陵王贊北中郎長史

江秉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也祖迥晉太常父纂給事中秉之少孤弟妹七人竝幼撫育姻娶盡其心力宋少帝時爲末世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徵爲建康令爲政嚴察部下肅然後爲山陰令人戶三萬政事繁擾訟訴殷積階庭常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宋世唯顧顛之亦以省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脩理而未能簡事以在縣有能出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在臨海竝以簡約見稱卒於官所得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饑寒人有勸其營田秉之正色答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秉之宗人

南齊書卷三十六 列傳 十七
遠之字玄遠頗有文義撰文釋傳於世位司徒記室參
軍秉之子徽尚書都官郎吳令元凶殺徐湛之子徽以
黨與見誅子謚

謚字令和父徽遇禍謚繫尚方宋孝武平建鄴乃得出
爲于湖令強濟稱職宋明帝爲兗州謚傾身奉事爲帝
所待卽位以爲驃騎參軍弟蒙貌醜帝常召見狎侮之
謚再遷右丞兼比部郎太始四年江夏王義恭第十五
女卒年十九未笄禮官議從成人服諸王服大功左丞
孫曼重奏禮記女子十五而笄鄭玄云應年許嫁者也
其未許嫁者則二十而笄射慈云十九猶爲殤禮官違

越經典於理無據太常以下結免贖論謚坐杖督五十
奪勞百日謚又奏夏先不研辯混同謬議準以事例亦
宜及咎夏又結免贖論詔可出爲建平王景素官軍長
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政教苛刻僧遵道又與謚情款
隨謚莅郡犯小事餓繫郡獄僧遵道裂三衣食之盡而
死爲有司奏徵還明帝崩遇赦免齊高帝領南兗州謚
爲鎮軍長史廣陵太守入爲遊擊將軍性疏俗善趨時
利元徽末朝野咸屬意建平王景素謚深自委結景素
事敗僅得免禍蒼梧王廢後物情尚懷疑貳謚獨竭誠
歸事齊高帝昇明元年爲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沈攸

之事起議加高帝黃鉞謚所建也事寧遷吏部郎齊建
元元年位侍中既而驃騎豫章王嶷領湘州以謚爲長
史封求新縣伯三年爲左戶尚書諸皇子出閣用文武
主帥悉以委謚尋勅選曰江謚寒士誠當不得競等華
儕然甚有才幹可遷掌吏部謚才長刀筆所在幹職高
帝崩謚稱疾不入衆頗疑其怨不預顧命武帝卽位謚
又不遷官以此怨望時武帝不豫謚詣豫章王嶷請問
曰至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公今欲何計武帝知之出
謚爲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未發憂甚乃以奕碁占卦
云有客南來金椀玉杯上使御史中丞沈冲奏謚前後
罪惡請收送廷尉詔賜死果以金罍盛藥鴆之子介建
武中爲吳令政亦深苛人門榜死人鬪驥爲謚首介棄
官而去

論曰敬元夷簡歸譽玄保弘懿見推其取重於世豈虛
名也然玄保時隆帝念雖命稟於玄天跡其恩寵蓋亦
猶賢之助沈氏世傳武節而演之以業尚見知綢繆帷
幄遂參機務處默保閑篤素叔源節見臨危懿德高風
所謂世有人矣茂遠自晉及陳雅道相係弈世載德斯
之謂焉而摠溺於寵狎反以文雅爲敗然則士之成名
所貴彬彬而已玄叔清介著美足以追蹤古烈令和窺

南史卷三十六
規成性終取躓於險塗宜矣

南史卷三十六 終

南史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七

李延壽 撰

沈慶之

孫昭略

子文季

弟子文秀

宗 慤

從子夔

從子

昭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也少有志力晉末孫恩作亂使其眾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屢捷由是以勇聞荒擾之後鄉邑流散慶之躬耕壟畝勤苦自立年

康熙十五年重修

南史卷三十七

列傳

四十未知名兄敵之爲趙倫之征虜參軍監南陽郡擊蠻有功遂卽眞慶之往襄陽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命子竟陵太守伯符拔爲寧遠中兵參軍竟陵蠻屢爲寇慶之爲設規略每擊破之伯符由此致將帥之稱永初二年慶之除殿中員外將軍又隨伯符隸到彥之北侵伯符病歸仍隸檀道濟道濟白文帝稱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出入禁省領軍劉湛知之欲相引接謂曰卿在省年月久遠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尋轉正員將軍及湛被收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韎縛

袴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遣收吳郡太守劉斌殺之元嘉十九年雍州刺史劉道產卒羣蠻大動征西司馬朱脩之討蠻失利以慶之爲建威將軍率衆助脩之失律下獄慶之專軍進討大破緣沔諸蠻後爲孝武撫軍中兵參軍孝武以本號爲雍州隨府西上征蠻寇屢有功還都復爲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南濟陰太守雍州蠻又爲寇慶之以將軍太守復隨王誕入沔及至襄陽率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伐沔北諸山蠻大破之威震諸山羣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

著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畏懼
曰蒼頭公已復來矣慶之引軍出前後被降甚衆又討
犬羊諸山蠻緣險築重城施門櫓甚峻慶之連營山下
營中開門相通又令諸軍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
兼以防蠻之火頃之風甚蠻夜下山人提一炬燒營火
至輒以池水灌滅之蠻被圍守日久竝饑乏自後稍出
歸降慶之前後所獲蠻竝移都下以爲營戶二十七年
遷太子步兵校尉其年文帝將北侵慶之諫曰道濟再
行無功彥之失利而反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恐重
辱于師上曰王師再屈別有所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
中塗疾動虜所恃唯馬夏水浩大泛舟濟河礪礪必走
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剋此二戍館穀弔人虎牢洛陽自
然不固慶之固陳不可時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
湛竝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爲國譬如家耕
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
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及軍行慶之副玄謨玄謨進圍滑
臺慶之與蕭斌留守礪礪仍領斌輔國司馬玄謨攻滑
臺積旬不拔魏太武大軍南向斌遣慶之將五千人救
玄謨慶之曰少軍輕往必無益也會玄謨退還斌將斬
之慶之諫乃止蕭斌以前驅敗績欲絕死固礪礪慶之

以爲不可會制使至不許退諸將竝宜留斌復問計於
慶之慶之曰聞外之事將所得專制從遠來事勢已異
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竝笑曰
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
耳學也玄謨自以退敗求成礪礪斌乃還歷城申坦垣
護之共據清口慶之奔驛馳歸二十九年師復行慶之
固諫不從以立議不同不使北出是時亡命司馬黑石
廬江叛吏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謹動羣蠻自淮汝間
至江河咸離其患乃遣慶之督諸將討之制江豫荆雍
竝遣軍受慶之節度三十年孝武出次五洲總統羣帥

慶之從巴水出至五洲諮受軍略會孝武典籤董元嗣
自建鄴還陳元凶殺逆孝武遣慶之引諸軍慶之謂腹
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數其餘將帥竝易與耳今輔順討
逆不憂不濟也時元凶密與慶之書令殺孝武慶之入
求見孝武稱疾不敢見慶之突前以元凶手書呈簡孝
武泣求入內與母辭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常願報
德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是何疑之深帝起再拜曰
家國安危在於將軍慶之卽勒內外處分府主簿顏峻
聞慶之至馳入見帝曰今四方尚未知義師之舉而劬
據有天府首尾不相應赴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唇齒然

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方與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參預此禍至矣宜斬以徇衆帝曰竣何不拜謝竣起再拜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之事於是處分旬日內外整辦時皆謂神兵百姓欣悅衆軍旣集假慶之爲武昌內史領府司馬孝武至尋陽慶之及柳元景等竝勸卽大位不許賊劭遣慶之門生錢無忌齋書說慶之解甲慶之執無忌白之孝武踐祚以慶之爲領軍將軍尋出爲南兗州刺史加都督鎮盱台封南昌縣公孝建元年魯爽反遣慶之與薛安都等往討之安都臨陣斬爽進慶之號鎮北大將軍尋與柳元景俱開府儀同三司固辭改封始興郡公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以爲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讓乃至稽顙自陳言輒泣涕上不能奪聽以郡公罷就第日給錢十萬米百斛二衛史五十人大明三年司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復以慶之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南兗州刺史加都督率衆討之誕遣客沈道愍齋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愍反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曰沈公吾白首之年何爲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慶之鑿塹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時夏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

免慶之官以激之制無所問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慶之不開悉焚之誕於城上投函表令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奉制討賊不得爲汝送表每攻城慶之輒身先士卒上戒之曰卿爲統任當令處分有方何須身受矢石邪自四月至七月乃屠城斬誕進慶之司空又固讓爵於是與柳元景竝依晉密陵侯鄭袤故事朝會慶之位次司空元景在從公之上給郵吏五十人門施行馬初慶之嘗夢引鹵簿入廁中慶之甚惡入廁之鄙時有善占夢者爲解之曰君必大富貴然未在此夕問其故荅云鹵簿固是富貴容廁中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此今主及中興之功自五校至是而登三事四年西陽五水蠻復爲寇慶之以郡公統諸軍討平之慶之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攜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開焉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語人曰錢盡在此中與身享大國家素富厚產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再獻錢千萬穀萬斛以始興封優近求改封南海郡不許妓妾十數人竝美容工藝慶之優游無事盡意歡愉自非朝賀不出門每從游幸及校獵據鞍陵厲不異少壯太子妃上孝武金鏤七筋及杆杓上以賜慶之曰觴酌之賜

宜以大夫為先也上嘗歡飲普令羣臣賦詩慶之粗有口辭手不知書每將署事輒恨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生過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眾坐並稱其辭意之美考武晏駕慶之與柳元景等並受顧命遺制若有大軍旅及征討悉委慶之前廢帝即位加慶之几杖給三望車一乘慶之每朝賀常乘猪鼻無憶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騎履行田園每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游履田

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一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並固讓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慶之會其游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夫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損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者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為乎於是揮杖而耘不為之顧元景等徹侍褰裳從之慶之乃與相對為歡慶之既通貴鄉里老舊素輕慶之者後見皆膝行而前慶之歎曰故是昔時沈公視諸沈為劫首者數十人士悉患之慶之詭為置酒大會一時

殺之於是合境肅清人皆喜悅廢帝在悖無道衆勸之廢立及柳元景等連謀以告慶之慶之與江夏王義恭不厚發其事帝誅義恭元景等以慶之爲侍中太尉及義陽王昶反慶之從帝度江總統衆軍帝凶暴日甚慶之猶盡言諫爭帝意稍不悅及誅何邁慮慶之不同量其必至乃開清溪諸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得度而還帝又忌之乃遣其從子攸之齎藥賜死時年八十是歲旦慶之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寤而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疋八十尺也是度無盈餘矣及死贈賻甚厚遺贈侍中太尉如故給鸞輅輜輶車前後羽葆鼓吹諡曰忠武公未及葬帝敗明帝卽位追贈侍中司空諡曰襄公太始七年改封蒼梧郡公慶之羣從姻戚由慶之在列位者數十人長子文叔位侍中慶之之死也不肯飲藥攸之以被掩殺之文叔密取藥藏錄或勸文叔逃避文叔見帝斷截江夏王義恭支體慮奔亡之日帝怒容致義恭之變乃飲藥自殺文叔子昭明位祕書郎聞父死曰何忍獨生亦自縊死元徽元年還復先封時改始興爲廣興昭明子曇亮襲廣興郡公齊受禪國除昭明弟昭略昭略字茂隆性狂僞不事公卿使酒杖氣無所推下嘗

醉晚日負杖攜家賓子第至婁入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
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邪
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
何王約奈汝癡何昇明末爲相國西曹掾齊高帝賞之
及卽位謂王儉曰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職處之儉以統
前軍將軍上不欲違乃可其奏尋爲中書郎累遷侍中
王晏嘗戲昭略曰賢叔可謂吳興僕射昭略曰家叔晚
登僕射猶賢於尊君以卿爲初蔭永元中與叔父文季
俱被召入華林省茹汝珍等進藥酒昭略怒罵徐孝嗣
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投其
面曰使爲破面鬼死時言笑自若了無懼容徐孝嗣謂
曰見卿使人想夏侯泰初答曰明府猶憶夏侯便是方
寸不能都豁下官見龍逢比干欣然相對霍光脫問明
府今日之事何辭答之邪昭略弟昭光聞收兵至家人
勸逃去昭光不忍捨母入執母手悲泣遂見殺時昭明
子曇亮已得逃去聞昭光死乃曰家門屠滅獨用生何
爲又絕吭而死時人歡其累世孝義中興元年贈昭略
太常昭光廷尉
文季字仲達文叔弟也以寬雅正直見知尤善塞及彈
碁在宋封山陽縣五等伯位中書郎父慶之遇害諸子

見收文叔謂之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殺文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免明帝立爲黃門郎領長水校尉明帝宴會朝臣以南臺御史賀威爲柱下史糾不醉者文季不肯飲被驅下殿晉平王休祐爲南徐州帝就褚彥回求幹事八爲上佐彥回舉文季轉驍騎長史南東海太守休祐被殺雖用薨禮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往墓展哀元徽初自祕書監出爲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飲亦至三斗嘗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昇明元年沈攸之反齊高帝加文季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唐軍事初慶之死也攸之求行至是文季收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以復舊怨親黨無吹火焉君子以文季能報先恥齊國建爲侍中領祕書監建元元年轉太子右衛率侍中如故改封西豐縣侯文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彥回當時貴望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爲之屈武帝在東宮於玄圃宴朝臣文季數舉酒勸彥回彥回甚不平啓武帝曰沈文季謂彥回經爲其郡依然猶有故情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粉榆遂言及魏軍動事彥回曰陳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略足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是發怒啓武帝曰褚彥回遂品藻人流臣未知其身死之

南史卷三十七 列傳 十一
日何面目見宋明帝武帝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劉休舉
其事見原後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彥回並善
琵琶酒闌彥回取樂器爲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
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王疑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
仲容之德彥回顏色無異終曲而止宋明中累遷領軍
將軍文季雖不學發言必有辭采武帝謂文季曰南士
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當世
善其對明帝輔政欲以文季爲江州遣左右單景儻宣
旨文季陳讓稱老不願外出因問右執法有人未景儻
還具言之延興元年以爲尚書右僕射明帝卽位加領

太子詹事尚書令王晏嘗戲文季爲吳興僕射文季
曰琅邪執法似不出卿門建武二年魏軍南伐明帝以
爲憂制文季鎮壽春文季入城門嚴加備守魏軍尋退
百姓無所損永元元年轉侍中左僕射始安王遙光反
其夜遣於宅掩取文季欲以爲都督而文季已還臺明
日與尚書令徐孝嗣共坐南掖門上時東昏已行殺戮
孝嗣深懷憂慮欲與文季論時事文季輒引以佗辭終
不得及事寧加鎮軍將軍署府史文季以時方昏亂託
老疾不豫朝機兄子昭略謂文季曰阿父年六十爲員
外僕射欲求免乎文季笑而不答未幾見害先被召便

知敗舉動如常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返於華林省
死年五十八朝野寬之中興元年贈司空諡曰忠憲公
文秀字仲遠慶之弟子也父邵之南中郎行參軍文秀
宋前廢帝時累遷青州刺史將之鎮部曲出次白下文
秀說慶之以帝狂悖禍在難測欲因此衆方圖之慶之
不從及行慶之果見殺又遣直閣江方興領兵誅文秀
未至而明帝已定亂時晉安王子勛據尋陽文秀與徐
州刺史薛安都並討子勛反尋陽平定明帝遣其弟召
之便歸命請罪卽安本任四年封新城縣侯先是冀州
刺史崔道固亦據歷城同反文秀遣信引魏魏遣慕容

白耀援之及至而文秀已受朝命文秀善於撫御被魏
圍三載無叛者五年爲魏所剋終于北

攸之字仲達慶之從父兄子也父叔仁爲宋衡陽王義
季征西長史兼行參軍領隊攸之少孤貧元嘉二十七
年魏軍南攻朝廷發三吳之衆攸之亦行及至建鄴詣
領軍將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以爲形陋不堪
攸之歎曰昔孟嘗君身長六尺爲齊相今求士取肥大
者哉因隨慶之征討二十九年征西陽蠻始補隊主巴
口建義授南中郎府板長兼行參軍新亭之戰身被重
創事寧爲太尉行參軍封平洛縣五等侯隨府轉大司

馬行參軍晉時都下二岸揚州舊置都部從事分掌二縣非違永初以後罷省孝建三年復置其職攸之掌北岸會稽孔瓌掌南岸後又罷攸之遷員外散騎侍郎又隨慶之征廣陵屢有功被箭破骨孝武以其善戰配以仇池步稍事平當加厚賞爲慶之所抑遷太子旅賁中郎攸之甚恨之前廢帝景和元年除豫章王子尚車騎中兵參軍直閣與宋越譚金等竝爲廢帝所寵誅戮羣公攸之等皆爲之用命封東興縣侯明帝卽位以例削封尋告宋越譚金等謀反復召直閣會四方反叛南賊已次近道以攸之爲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率軍據虎檻

時王玄謨爲大統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軍後又駱驛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軍吏曰今衆軍同舉而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此敗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咸從之殷孝祖爲前鋒都督夫夫人情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羣帥衆竝安之時殷孝祖中流矢死軍主范潛率五百人投賊人情震駭竝謂攸之宜代孝祖爲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總統衆軍聞孝祖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各率二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爲孝祖旣死賊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

爲已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詣方輿推重
并慰勉之方輿甚悅攸之旣出諸軍主竝尤之攸之曰
卿忘廉藺寇賈事邪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
明旦進戰自寅訖午大敗賊於赭圻尋進號輔國將軍
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薛常保等在赭圻食盡南賊大
帥劉胡屯濃湖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
流下以餉赭圻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
囊米尋剋赭圻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袁顛復率
大衆來入鵠尾相持旣久軍主張興世越鵠尾上據錢
溪劉胡自攻之攸之率諸將攻濃湖錢溪信至大破賊

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雷耳鼻示之顛駭懼急追胡還
攸之諸軍悉力進攻多所斬獲胡於是棄衆而奔顛亦
奔走赭圻濃湖之平也賊軍委棄資財珍貨山積諸軍
各競收斂唯攸之張興世納勒所部不犯毫芥諸將以
此多之攸之進平尋陽遷中領軍封貞陽縣公時劉遵
考爲光祿大夫攸之在御坐謂遵考曰形陋之人今何
如帝問之攸之依實對帝大笑累遷郢州刺史爲政刻
暴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意輒面加詈辱而曉達
吏事自強不息士庶畏憚人莫敢欺聞有猛獸輒自圍
捕往無不得一上在內三若過暮不禽則宿昔圍守

南史卷三十七
賦斂嚴苦徵發無度繕修船舸營造器甲自至夏口便
有異圖進監豫司之二郡軍事進號鎮軍將軍泰豫元
年明帝崩攸之與蔡興宗並在外蕃同預顧命會巴西
人李承明反蜀土搔擾時荊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被徵
新除荊州刺史蔡興宗未之鎮乃遣攸之權行荊州事
會承明已平乃以攸之爲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加都督
聚斂兵力養馬至二千餘疋皆分賦邏將士使耕田而
食廩財悉充倉儲荊州作部歲送數千人仗攸之割留
之簿上云供討四山蠻裝戰艦數百千艘沈之靈溪裏
錢帛器械巨積漸懷不臣之心朝廷制度無所遵奉富

貴擬於王者夜中坐中庭廂廊然燭達旦後房服珠玉者數
百人皆一時絕貌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密有異志欲
以徵旨動攸之使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一函題言沈
丞相送攸之門者攸之不開書推檢得公昭送之朝廷
後廢帝元徵二年休範舉兵襲都攸之謂僚佐曰桂陽
今逼朝廷必聲言吾與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野
之惑於是遣使受郢州刺史晉熙王燮節度會休範平
使乃還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讓開府攸
之自擅闖外朝廷疑憚之累欲徵入慮不受命乃止四
年建平王景素據京城反攸之復應朝廷景素尋平特

有臺直閣高道慶家。在江陵。攸之初至州。道慶在家。牒其親戚十餘人。求州從事。西曹攸之爲用。三人道慶大怒。自入州。取教毀之。而去。道慶素便馬。攸之與宴飲於聽事。前合馬。樂道慶。樂中攸之。馬鞍怒索刃。樂道慶馳馬而出。還都。說攸之反狀。請三千人襲之。朝議慮其事難濟。高帝又保持不許。楊暹長等常相疑畏。乃與道慶密遣刺客齎廢帝手詔。以金餅賜攸之。州府佐吏進二階級。時有象三頭至江陵城。比數里。攸之自出格殺之。忽有流矢集攸之馬。鄣泥其後。刺客事發。廢帝旣殞。順帝卽位。加攸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高帝遣

攸之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齎廢帝劍斫之具。以示之。攸之曰。吾寧爲王陵死。不作賈充生。尚未得卽起兵。乃上表稱慶并與齊高帝書。推功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在兩襜角。云是宋明帝與已約誓。又皇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十挺。割之。得太后手令。曰。國家之事。一以委公。明日遂舉兵。其妾崔氏許氏。諫曰。官年已老。郗不爲百口作計。攸之指兩襜角示之。攸之素畜士馬。資用豐積。至是戰士十萬。鐵馬三千。將發江陵。使沙門釋僧粲筮之。云不至都。當自郢州回還。意甚不悅。初發江津。有氣狀如塵霧。從西北來。正蓋軍上。齊高帝遣衆軍西討攸之。

盡銳攻郢州行事柳世隆屢破之昇明二年還向江陵
未至城已爲雍州刺史張敬兒所據無所歸乃與第三
子中書侍郎文和至華容之鱣頭林投州吏家此吏嘗
爲攸之所鞭待攸之甚厚不以往罰爲怨殺德薦食旣
而村人欲取之攸之於櫟林與文和俱自經死村人斬
首送之都或割其腹心有五竅征西主簿荀昭先以家
財葬攸之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記憶
常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及攻郢城夜嘗
風浪孝船沈沒會官參軍崔靈鳳女先適柳世隆子攸
之正色謂曰當今軍糧要急而卿不在在意由與城內

婚姻邪靈鳳答曰樂廣有言下官豈以五男易一女攸
之歡然意解攸之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真有幹
力召不肯來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之泰真射殺數人
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單身走入蠻追者旣失之錄
其母去泰真旣失母乃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賜
錢一萬轉補隊主其抑情待士如此初攸之賤時與吳
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一小船出都三人共上引埭有
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曰豈有是
事相者曰不驗便是相書誤耳後攸之爲郢荆三州超
之廣州刺史景文南豫州刺史景文字弘達齊末明中

卒於光祿大夫攸之初至郢州有順流之志府主簿宗儼之勸攻郢城功曹臧寅以爲攻守勢異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攸之不從旣敗諸將帥皆奔散或呼寅俱亡寅曰我委質事人豈可幸其成而責其敗乃投水死又倉曹參軍金城邊榮爲府錄事所辱攸之爲榮執殺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爲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之使請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爲同人作賊不早來榮曰沈荆州舉義兵匡社稷身雖可滅要是宋世忠臣天下尚有直言之士不可謂

之爲賊身本不斲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命斬之榮歡笑而去容無異色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是抱持榮謂敬兒曰君入人國不聞仁惠之聲而先戮義士三楚之人寧蹈江漢而死豈肯與將軍同日以生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比之臧洪及陳容廢帝之殞攸之欲起兵問知星人葛珂之珂之曰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則敗昔桂陽以太白伏時舉兵一戰授首此近世明驗今蕭公廢昏立明正逢太白伏時此與天合也且太白尋出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故攸

南史卷三十一 列傳 十一
之止不下及後舉兵珂之又曰今歲星守南斗其國不可伐攸之不從果敗攸之表檄文疏皆其記室南陽宗儼之辭也事敗責之答曰士爲知己豈爲君輩所識遂伏誅攸之景和中與齊高帝同直殿省申以歡好帝以長女義興憲公主妻攸之第三子文和生二女竝養之宮中恩禮甚厚乃嫁皆得素舊公家營遣焉齊武帝制以攸之弟雍之孫僧昭爲義興公主後僧昭別名法朗少事天師道士常以甲子及甲午日夜著黃巾衣褐黥於私室時記人吉凶頗有應驗自云爲太山錄事幽司中有所收錄必僧昭署名中年爲山陰縣梁武陵王紀

爲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許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卽便喧聒又嘗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其故答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而使至復謂人曰吾昔爲幽司所使實爲煩碎今已自解乃開匣出黃紙書上有一大字字不可識曰教分判如此及太清初謂親知曰明年海內喪亂生靈十不一存乃苦求東歸既不獲許及亂百口皆殲僧昭位廷尉卿太清三年卒宗慤字元幹南陽涅陽人也叔父少文高尚不仕慤年

少問其所志慤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少文曰汝若不富貴必破我門戶兄必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四挺身與劫相拒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時天下無事士人竝以文義爲業少文旣高尚諸子羣從皆愛好墳典而慤任氣好武故不爲鄉曲所知江夏王義恭爲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慤隨鎮廣陵時從兄綺爲征北府主簿與慤同住綺妾與給吏牛泰私通綺入直而泰潛來就綺妾慤知之入殺牛泰然後白綺義恭壯其意不罪也後以補國上軍將軍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願行義恭舉慤有膽勇乃除振武將軍爲安西參

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圍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偏軍拒之爲賊所敗又遣慤慤乃分軍爲數道偃旗潛進討破之仍攻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逆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慤以爲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此潰亂遂剋林邑收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其餘雜物不可稱計慤一毫無犯唯有被梳枕刷此外蕭然文帝甚嘉之三十年孝武伐逆以慤爲南中郎諮議參軍領中兵及事平功次柳元景孝武卽位以爲左衛將軍封洮陽侯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

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富豪侈侯服玉食與賓客相
對膳必方丈而為慙設粟飯菜蔬謂客曰宗軍人串噉
麤食慙致飽而退初無異辭至是業為慙長史帶梁郡
慙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為嫌大明三年竟陵王誕據廣
陵反誕表求赴討乘驛詣都面受節度上停輿慰勉慙
聳躍數十左右顧盼上壯之及行隸車騎大將軍沈慶
之初誕誑其眾云宗慙助我及慙至躍馬繞城呼曰我
宗慙也事平入為左衛將軍五年從獵墮馬腳折不堪
朝直以為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有佳牛堪進御官買
不肯賣坐免官明年復先職廢帝即位為寧蠻校尉雍

州刺史加都督卒贈征西將軍謚曰肅侯配食孝武廟
庾子羅雲卒子元寶嗣

慙從子夫字明揚祖少文名列隱逸傳父繁西中郎諮
議參軍夫少勤學有局幹仕齊為驃騎行參軍時竟陵
王子良集學士於西邸並見圖畫夫亦預焉齊鬱林之
為南郡王居西州使夫管書記以筆札貞正見許故在
焉時與魏和通勅夫與尚書殿中郎任昉同接魏使嘗
時選也及文惠太子薨王為皇太孫夫仍管書記太孫
即位多失德夫頗自疎得為秣陵令遷尚書都官郎少
帝見誅舊寵多被其災唯夫與傅昭以清正免齊明帝

以爲郢州中從事以父老去官南康王爲荊州刺史引
爲別駕梁武帝起兵遷西中郎諮議時西土位望唯夫
與同郡樂藹劉坦爲州人所推服故領軍蕭穎胄深相
委仗武帝受禪歷太子右衛率五兵尚書參掌大選天
監三年卒子曜卿嗣

論曰沈慶之以武毅之姿屬殷憂之日驅馳戎旅所在
見推其戡難定功蓋亦宋之方邵及勤王之業克舉台
鼎之位已隆年致懸車官成名立而卒至顛覆倚伏豈
易知也諸子才氣竝有高風將門有將斯言得矣攸之
地處上流聲稱義舉專威擅命年且逾十終從諸葛之
夢代德其有數乎宗慙氣槩風雲竟成其志夫蹈履清
正用升顯級亦各志能之士也

南史卷二十七終

南史卷三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李延壽撰

柳元景

元景弟世隆
惔弟惔
惔弟登
慶遠子

惔子偃
登弟惔
惔子仲禮

世隆子惔
偃子盼
世隆從弟慶遠
敬禮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也高祖純位平陽太守不拜
會祖章自本郡遷於襄陽官至汝南太守祖恬西河太
守父愨馮翊太守元景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

寡言語有器質荆州刺史謝晦聞其名要之未及往而
晦敗雍州刺史劉道產深愛其能會荆州刺史江夏王
義恭復召之道產謂曰久規相屈今貴王有召難輒相
留乖意以爲罔罔服闋累遷義恭司徒太尉城局參軍
文帝見又知之先是劉道產在雍州有惠化遠蠻歸懷
皆出緣沔爲村落戶口殷盛及道產死羣蠻大爲寇暴
孝武西鎮襄陽義恭薦元景乃以爲武威將軍隨郡太
守及至廣設方畧斬獲數百郡境肅然隨王誕鎮襄陽
元景徙爲後軍中兵參軍及朝廷大舉北侵使諸鎮各
出軍二十七年八月誕遣尹顯祖出賁谷魯方平薛安

都羅法起入盧氏田義仁出魯陽加元景建威將軍總
統軍帥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三秦冠族求入長安招
懷關陝乃自賁谷入盧氏盧氏人趙難納之元景率軍
係進以前鋒深入懸軍無繼馳遣尹顯祖入盧氏以爲
諸軍聲援元景以軍食不足難可曠日相持乃束馬懸
車引軍上百丈崖出溫谷以入盧氏法起諸軍進次方
伯堆去弘農城五里元景引軍度熊耳山安都頓軍弘
農法起進據潼關季明率方平趙難諸軍向陝十一月
元景率衆至弘農營於關方口仍以元景爲弘農太守
初安都留任弘農而諸軍已進陝元景旣到謂安都曰

卿無坐守空城而令龐公孤軍深入宜急進軍衆軍並造陝下列營以逼之並大造攻具魏城臨河爲固恃險自守季明安都方平顯祖趙難諸軍頻三攻未拔安都方平各列陣於城東南以待之魏兵大合輕騎挑戰安都驥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辟易殺傷不可勝數於是衆軍並鼓譟俱前魏多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鏡唯著絳衲兩當衫馬亦去具裝馳入賊陣猛氣咆勃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如是者數四每人衆無不披靡魏軍之將至也方平遣驛騎告元景時諸軍糧盡各餘數日食元景

方督義租并上驢馬以爲糧運之計遣軍副柳元怙簡步騎二千以赴陝急卷甲兼行一宿而至詰朝魏軍又出列陣於城外方平諸軍並成列安都并領馬軍方平悉勒步卒左右犄角之餘諸義軍方於城西南列陣方平謂安都曰今勍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卿言是也遂合戰安都不堪其憤橫矛直前殺傷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復入副譚金率騎從而奔之自詰且戰至日晏魏軍大潰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諸將欲盡殺之元景以爲不可乃悉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時

北畧諸軍王玄謨等敗退魏軍深入文帝以元景不宜
獨進且令班師諸軍乃自狐關度白楊嶺出于長州安
都斷後宋越副之法起自潼關向商城與元景會季明
亦從胡谷南歸竝有功而入誕登城望之以鞍下馬迎
元景時魯爽向虎牢復使元景率安都等北出爽退乃
遷再出北侵威信著於境外孝武入討元凶以爲諮議
參軍配萬人爲前鋒宗慤薛安都等十三軍皆隸焉時
義軍船乘小陋慮水戰不敵至蕪湖元景大喜倍道兼
行至新亭依山建壘柵東西據險令軍中曰鼓繁氣易
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元景察

賊衰竭乃命開壘鼓譟以奔之賊衆大潰劭更率餘衆
自來攻壘復大破之劭僅以身免上至新亭卽位以元
景爲侍中領左衛將軍尋轉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雍
梁南北秦四州荆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始上在巴口
問元景事平何所欲對曰願還鄉里故有此授初臧質
起義以南譙王義宣闇弱易制欲相推奉潛報元景使
率所領西還元景卽以質書呈孝武語其信曰臧冠軍
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
之及元景爲雍州質慮其爲荊州後患稱爪牙不宜遠
出上重違其言更以元景爲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封

曲江縣公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遣左衛將軍王玄謨討之加元景撫軍將軍假節置佐係玄謨後以爲領南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臧質義宣並反王玄謨南據梁山垣護之薛安都度據歷陽元景出屯采石玄謨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熟元景悉遣精兵助王玄謨以羸弱居守所遣軍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謂都下兵悉至由是剋捷與沈慶之俱以本號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晉安郡公固讓開府復爲領軍太子詹事加侍中大明三年爲尚書令太子詹事侍中中正如故以封在嶺南改封巴東郡公又命左光祿大夫開府儀

同三司侍中中正如故又讓開府乃與沈慶之俱依舊密陵侯鄭袤不受司空故事六年進司空侍中中書令中正如故又固讓乃授侍中驃騎大將軍南兗州刺史留衛都下孝武晏駕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僕射顏師伯並受遺詔輔幼主遷尚書令領丹陽尹侍中將軍如故加開府儀同三司給班劍二十人固辭班劍元景少時貧苦嘗下都至大雷日暮寒甚頗有羈旅之歎岸側有一老父自稱善相謂元景曰君方大富貴位至三公元景以爲戲之曰人生免饑寒幸甚豈望富貴老父曰後當相憶及貴求之不知所在元景起自將率及嘗

朝理務雖非所長而有弘雅之美時在朝勳要多事產業惟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菜得錢三萬送還宅元景怒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喫耳乃復賣以取錢奪百姓之利邪以錢乞守園人孝武嚴暴無常元景雖荷寵遇恒慮及禍太宰江夏王義恭及諸大臣莫不重足屏氣未嘗敢私相往來孝武崩義恭元景等竝相謂曰今日始免橫死義恭與義陽等諸子元景與顏師伯等常相馳逐聲樂酣飲以夜繼晝前廢帝少有凶德內不能平殺戴法興後悖情轉露義恭元景憂懼乃與師伯等謀廢帝立義恭持疑未決發

覺帝親幸宿衛兵自出討之稱詔召元景左右奔出司馬叔仁戎服左右壯士數十人欲拒命元景苦禁之及出巷軍士大至下車受戮容色恬然長子慶宗有幹力而情性不倫孝武使元景送還襄陽於道賜死次子嗣宗紹宗茂宗孝宗文宗仲宗成宗秀宗至是竝遇禍元景六弟僧景僧珍叔宗叔政叔珍叔仁僧珍叔仁及子姪在部下襄陽死者數十人元景少子承宗嗣宗子孫在孕獲全明帝卽位贈太尉給斑劍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諡曰忠烈公元景從父兄元怙大明末同晉

安王子勛逆事敗歸降元景從祖弟光世留鄉里仕魏
爲河北太守封西陵男與司徒崔浩親浩被誅光世南
奔明帝時位右衛將軍順陽太守子欣慰謀反光世賜
死

世隆字彥緒元景弟子也父叔宗字雙麟位建威參軍
事早卒世隆幼孤挺然自立不與衆同雖門勢子弟獨
修布衣之業及長好讀書折節彈琴涉獵文史音吐溫
潤元景愛賞異於諸子言於宋孝武得召見帝謂元景
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公一人爲西陽王撫軍法曹行參
軍出爲武威將軍上庸太守帝謂元景曰卿昔以武威

之號爲隨郡今復以授世隆使卿門世不乏公也元景
爲前廢帝所殺世隆以在遠得免太始初四方反叛世
隆於上庸起兵以應宋明帝爲孔道存所敗衆散逃隱
道存購之甚急軍人有貌相似者斬送之時世隆母郭
妻闇竝見繫襄陽獄道存以所送首示之母見首悲情
小歇而妻闇號叫方甚竊謂郭曰今見不悲爲人所覺
唯當大慟以滅之世隆竟以免後爲太子洗馬與張緒
王延之沈琰爲君子之交累遷晉熙王安西司馬加寧
朔將軍時齊武帝爲長史與世隆相遇甚懽齊高帝之
謀度廣陵也令武帝率衆同會都下世隆與長流參軍

蕭景先等戒嚴待期事不行時朝廷疑憚沈攸之密爲之防府州器械皆有素蓄武帝將下都劉懷珍白高帝曰夏口是兵衝要地宜得其人高帝納之與武帝書曰汝旣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委以後事世隆其人也武帝乃舉世隆自代轉爲武陵王翦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昇明元年冬攸之反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孫同等以三萬人爲前驅又遣司馬冠軍劉襲兵等二萬人次之又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王靈秀等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乘輕舸從數百人先大軍下住白螺州坐胡牀以望其軍有自驕色旣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攸之將去世隆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衆皆披却武帝初下與世隆別曰攸之一旦爲變雖留攻城不可卒拔卿爲其內我爲其外乃無憂耳至是武帝遣軍主桓敬陳胤叔苟元賓等八軍據西塞今堅壁以待賊疲慮世隆危急遣腹心胡元直潛使入郢城通援軍消息內外竝喜郢城旣不可攻而平西將軍黃回軍至西陽乘三層艦作羌胡伎沂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本逼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叛者至此稍多攸之大怒於是二人發遣十人追竝去不返劉襲兵射書與世隆請降開門納之攸之怒銜鬚阻之

收攘兵兒子天賜女壻張平慮斬之軍旅大散世隆乃遣軍副劉僧麟緣道追之攸之已死徵爲侍中仍遷尚書右僕射封貞陽縣侯出爲吳郡太守居母憂寒不衣絮齊高帝踐祚起爲南豫州刺史加都督進爵爲公上手詔司徒褚彥回甚傷美之彥回曰世隆事陛下在危盡忠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加榮增寵足以敦厲風俗建元二年授右僕射不拜性愛涉獵啓高帝借祕閣書上給二千卷三年出爲南兗州刺史加都督武帝卽位加散騎常侍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

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屐題簾箔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遷護軍而衛軍王儉脩下宮敬甚謹世隆止之儉曰將軍雖存弘眷如王典何其見重如此性清廉唯盛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邪荅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光祿大夫韋祖征州里宿德世隆雖已貴重每爲之拜人或勸祖征止之荅曰司馬公所爲後生楷法吾豈能止之哉後授尚書左僕射湘州蠻動遣世隆以本宮總督伐蠻衆軍仍爲湘州刺史加都督至鎮以方畧討平之

南史卷三十八 列傳 九
在州立邸與生爲御史中丞庾杲之所奏詔不問復入
爲尚書左僕射不拜乃轉尚書令世隆少立功名晚專
以談義自業善彈琴世稱柳公雙瑣爲士品第一常自
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
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以疾遜位拜左光祿大夫侍
中永明九年卒詔給東園祕器贈司空斑劍二十人諡
曰忠武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往五
往常坐一處及卒墓工圖墓正取其坐處焉所著龜經
祕要二卷行於世長子悅字文殊少有清致位中書郎
早卒諡曰恭世隆次子惔

惔字文通好學工製文允曉音律少與長兄悅齊名王
儉謂人曰柳氏二龍可謂一日千里儉爲尚書左僕射
嘗造世隆宅世隆謂爲詣已徘徊久之及至門唯求悅
及惔遣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今故報禮
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嘗預齊武烽火樓宴
帝善其詩謂豫章王嶷曰惔非徒風韻清爽亦屬文道
麗後爲巴東王子響友子響爲荊州惔隨之鎮子響昵
近小人惔知將爲禍稱疾還都及薨作竟得免累遷新安
太守居郡以無政績免建武末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及
梁武帝起兵惔舉漢中以應梁武受命爲太子詹事加

散騎常侍武帝之鎮襄陽惔祖道帝解茅土玉環贈之
天監二年元會帝謂曰卿所佩玉環是新亭所贈邪對
曰旣而瑞感神衷臣謹服之無敢帝因勸之酒惔時未
卒爵帝曰吾常比卿劉越石近辭卮酒邪罷會封曲江
縣侯帝因宴爲詩貽惔曰爾寔冠羣后惟余實念功帝
又嘗謂曰徐元瑜違命嶺南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朕已放其諸子何如惔曰罰不及嗣賞延于後今復見
之聖朝時以爲知言尋遷尚書左僕射年六十卒於相
州刺史諡曰穆惔度量寬博家人未嘗見其喜慍甚重
其婦頗成畏憚性愛音樂女伎精麗畧不敢視僕射張

稷與惔狎密而爲惔妻賞敬稷每詣惔必先相問夫人
惔每欲見妓恒因稷請奏其妻隔幔坐妓然後出惔因
得留目惔著仁政傳及諸詩賦粗有辭義子昭位中書
郎襲爵曲江侯

惔弟憚字文暢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陳郡謝瀹隣
居深見友愛瀹曰宅南柳郎可爲表儀初宋時有嵇元
榮羊蓋者竝善琴云傳戴安道法憚從之學憚特窮其
妙齊竟陵王子良聞而引爲法曹行參軍唯與王暕陸
果善每歎曰暕雖名家猶恐累我也雅被子良賞狎子
良嘗置酒後園有晉太傅謝安鳴琴在側援以授憚憚

彈爲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
在今夜豈止當今稱奇亦可追蹤古烈爲太子洗馬父
憂去官著述先頌申其罔極之心文甚哀麗後試守鄱
陽相聽吏屬得盡三年喪禮署之文教百姓稱焉還除
驃騎從事中郎梁武帝至建鄴憚候謁石頭以爲征東
府司馬上牋請城平之日先收圖籍及遵漢高寬大之
義帝從之徙爲相國右司馬天監元年除長兼侍中與
僕射沈約等共定新律憚立性貞素以貴公子早有令
名少工篇什爲詩云亭皋木葉下壠首秋雲飛琅邪王
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武帝與宴必詔

恆賦詩嘗和武帝登景陽樓篇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
樹秋翠華承漢遠彫輦逐風游深見賞美當時咸共稱
傳歷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祕書監右衛將軍再爲吳
興太守爲政清靜人吏懷之於郡感疾自陳解任父老
十餘人拜表陳請事未施行卒初憚父世隆彈琴爲士
流第一憚每奏其父曲常感思復變體備寫古曲嘗賦
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過以筋扣之憚驚其哀韻乃製
爲雅音後傳擊琴自於此憚常以今聲轉棄古法乃著
清調論具有條流齊竟陵王暄宿晏明旦將朝見憚投
壺梟不絕停輦久之進見遂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

武帝復使爲之賜絹二十匹嘗與琅邪王瞻博射嫌其
皮闊乃摘梅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梁武帝
好弈碁使憚品定碁譜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優
劣爲碁品三卷憚爲第二焉帝謂周捨曰吾聞君子不
可求備至如柳憚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憚著
十枝龜經性好鑿術盡其精妙少子偃字彥游年十二
梁武帝引見詔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又問有何美句對
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衆咸異之詔尚武帝女長城公
主拜駉馬都尉都亭侯位鄱陽內史卒子盼尚陳文帝
女富陽公主拜駉馬都尉後主卽位以帝舅加散騎常

侍盼性愚戇使酒因醉乘馬入殿門爲有司劾免卒於
家贈侍中中護軍后從祖弟莊清警有鑒識自盼卒後
太后宗屬唯莊爲近兼素有名望深被恩禮位度支尚
書陳亡入隋爲岐州司馬憚弟澄

澄字文深少有大意好玄言通老易梁武帝舉兵至姑
熟澄與兄憚及諸友朋於小郊候接時道路猶梗澄與
諸人同憇逆旅食俱去行里餘澄曰寧我負人不人負
我若復有迫堪憩此客命左右燒逆旅舍以絕後追當
時服其善斷歷位給事黃門侍郎與琅邪王峻齊名俱
爲中庶子時人號爲方王後爲鎮北始興王長史王移

鎮益州復請澄帝曰柳澄風標才氣恐不能久爲少王
臣王所請數四不得已以爲鎮西長史蜀郡太守在蜀
廉恪爲政益部懷之澄弟忱

忱字文若年數歲父世隆及母閻氏並疾忱不解帶經
年及居喪以毀聞仕齊爲西中郎主簿東昏遣巴西太
守劉山陽由荊州襲梁武帝于雍州西中郎長史蕭穎
胄計未定召忱及其所親席闡文等夜入議之忱及闡
文並勸同武帝穎胄從之以忱爲寧朔將軍累遷侍中
鄴州平穎胄議遷都夏口忱以巴峽未實不宜輕捨根
本搖動人心不從俄而巴東兵至峽口遷都之議乃息

論者以爲見機及梁受命封州陵伯歷五兵尚書祕書
監散騎常侍改授給事中光祿大夫疾篤不拜卒諡曰
穆忱兄弟十五人多少亡唯第二兄憺第三兄憚第四
兄澄及忱三兩年間四人迭爲侍中復居方伯當世罕
比子範嗣

慶遠字文和元景弟子也父叔珍義陽內史慶遠仕齊
爲魏興太守郡遭暴水人欲移於杞城慶遠曰吾聞江
河長不過三日命築土而已俄而水退百姓服之後爲
襄陽令梁武帝之臨雍州問京兆人杜暉求州綱紀暉
言慶遠武帝曰文和吾已知之所問未知者耳因辟爲

別駕慶遠謂所親曰天下方亂定霸者其吾君乎因盡
誠協贊及起兵慶遠常居帷帳爲謀主從軍東下身先
士卒武帝行營見慶遠頓舍嚴整每歎曰人人若是吾
又何憂建康城平爲侍中帶淮陵齊昌二郡太守城內
葦夜火衆竝驚懼武帝時居宮中悉斂諸門籥問柳侍
中何在慶遠至悉付之其見任如此霸府建爲從事中
郎武帝受禪封雲安侯位散騎常侍改封雲杜侯出爲
雍州刺史加都督帝餞於新亭謂曰卿衣錦還鄉朕無
西顧憂矣始武帝爲雍州慶遠爲別駕謂曰昔羊公語
劉弘卿後當居吾處今相觀亦復如是曾未十年而慶

遠會府談者以爲逾於魏詠之累遷侍中領軍將軍
扶出爲雍州刺史慶遠重爲本州頗厲清節士庶懷之
卒官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惠侯喪還都武帝親出
臨之初慶遠從父兄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太尉以
禱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禱席與汝汝必光
我門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

子津字元舉雖乏風華性甚強直人或勸之聚書津曰
吾常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邪歷散騎常侍太
子詹事襲封雲杜侯侯景圍城旣急帝召津問策對曰
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可平太清三

年城陷卒子仲禮勇力兼人少有膽氣身長八尺眉目
疎朗初簡文帝爲雍州刺史津爲長史及簡文入居儲
宮津亦得侍從仲禮留在襄陽馬仗軍人悉付之撫循
故舊甚得衆和起家著作佐郎稍遷電威將軍陽泉縣
侯中大通中西魏將賀拔勝來逼樊鄧仲禮出擊破之
除黃門郎稍遷司州刺史武帝思見其面使畫工圖之
初侯景潛圖反噬仲禮先知之屢啓求以精兵三萬討
景朝廷不許及景濟江朝野便望其至兼蓄雍司精卒
與諸蕃赴援見推總督景素聞其名甚憚之仲禮亦自
謂當世英雄諸將莫已若也韋粲見攻仲禮方食投箸
被練馳之騎能屬者七十比至粲已敗仲禮因與景戰
於青塘大敗之景與仲禮交戰各不相知仲禮稍將及
景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再斫仲禮中肩馬陷于
淖賊聚稍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以免自此壯氣外衰
不復言戰神情傲很凌蔑將帥邵陵王綸亦鞭策軍門
每日必至累刻移時仲禮亦弗見也綸旣忿歎隙遂
成而仲禮常置酒高會日作優倡毒掠百姓汙辱妃主
父津登城謂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盡心竭力百代之後
謂汝爲何仲禮聞之言笑自若晚又與臨城公大連不
協景嘗登朱雀樓與之語遺以金環是後閉營不戰衆

軍日固請皆悉拒焉南安侯駿謂曰城急如此都督不復處分如脫不守何面以見天下義士仲禮無以應之及臺城陷侯景矯詔使石城公大款以白虎幡解諸軍仲禮召諸將軍會議邵陵王以下畢集王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隨方各散時湘東王繹遣王琳送米二十萬石以饋軍至姑熟聞臺城陷乃沈米於江而退仲禮及弟敬禮羊鴉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開營降賊時城雖淪陷援軍甚衆軍士咸欲盡力及聞降莫不歎憤論者

以爲梁禍始於朱异成於仲禮仲禮等入城並立王僧辯而後見帝帝不與言旣而景留柳敬禮羊鴉仁而遣仲禮僧辯西上各復本位餞於後渚景執仲禮手曰天下之事在將軍耳郢州巴西竝以相付及至江陵會岳陽王嘗南寇湘東王以仲禮爲雍州刺史襲襄陽仲禮方觀成敗未發及南陽圍急杜岸請救仲禮乃以別將夏侯強爲司州刺史守義陽自帥衆如安陸使司馬康昭如竟陵討孫暠暠執媿戎人以降仲禮命其將王叔孫爲竟陵太守副軍馬岫爲安陸太守置孥於安陸而以輕兵師于滌頭將侵襄陽岳陽王嘗告急于魏魏遣大

將楊忠援之仲禮與戰于滌頭大敗并弟子禮沒于魏
魏相安定公待仲禮以客禮西魏於是盡得漢東

仲禮弟敬禮少以勇烈聞麤暴無行檢恒畧責人爲百
姓所苦故襄陽有柳四郎歌起家著作佐郎稍遷扶風

太守侯景度江敬禮率馬步三千赴援至都與景頗戰

甚著威名臺城陷與兄仲禮俱見景上流留敬禮以爲

護軍將軍景餞仲禮於後渚敬禮謂仲禮曰景今來會

敬禮抱之兄便可殺雖死無恨仲禮壯其言許之及酒

數行敬禮目仲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動遂不果會景

征至熙敬禮與南康王會埋謀襲其城剋期將發建安

侯蕭賁告之遂遇害臨死曰我兄老婢也國敗家亡實

余之責今日就死豈非天乎

論曰柳元景行已所資豈徒武毅當朝任職實兼雅道

卒至覆族遭逢亦有命乎世隆文武器業殆人望也諸

門素所傳俱云克構仲禮始終之際其不副也何哉

豈應天方喪梁不然何斯人而有斯迹也

南史卷三十八

| | | | | | | | | | |
|--|--|--|--|--|--|--|--|--|---------------|
| | | | | | | | | | <p>南史卷三十八</p> |
|--|--|--|--|--|--|--|--|--|---------------|

